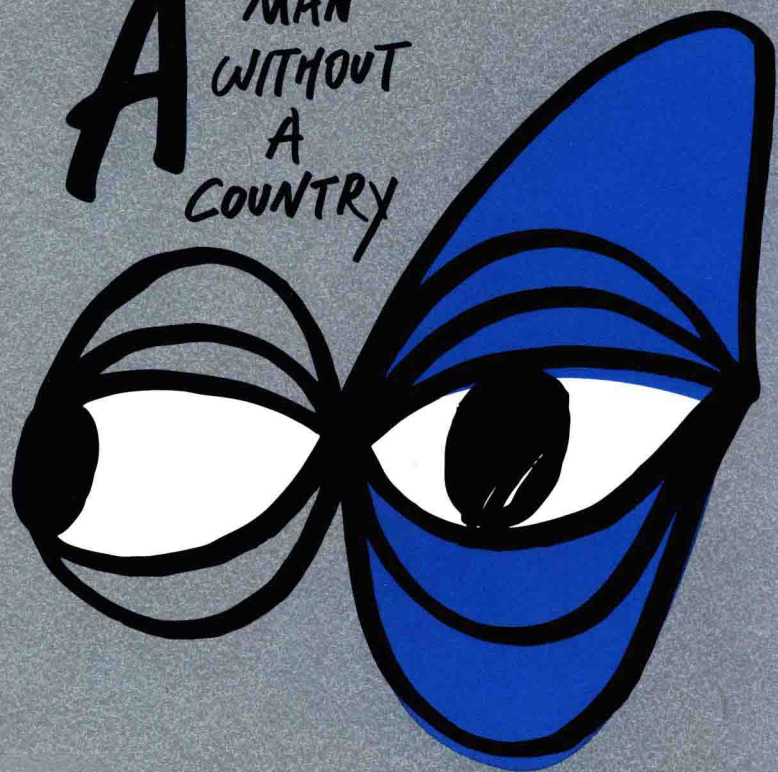


A MAN
WITHOUT
A
COUNTRY



没有国家的人

〔美〕库尔特·冯尼古特 著

刘洪涛 等译



没有国家的人

〔美〕库尔特·冯尼格 著

刘洪涛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国家的人 / (美) 库尔特·冯尼古特 (Vonnegut, K.) 著;

刘洪涛等译.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649-2289-4

I. ①没… II. ①冯…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308 号

Kurt Vonnegut

A Man Without a Country

Copyright © 2005 By Kurt Vonnegu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HN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even Stories Press, Inc. New Yor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 -2015-A-00000382

没有国家的人

作 者 [美] 库尔特·冯尼古特

译 者 刘洪涛 等

责任编辑 谭 笑

封面设计 郑元柏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4.375

字 数 91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1

我是家里的老幺 1

2

你知道笨蛋是指什么吗? 7

3

这是一堂有关创意写作的课程 19

4

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消息! 33

5

好，我们来找点乐子吧 39

6

我一直被称为卢德分子 45

7

2004 年11月11日，我满八十二岁 51

8

你知道人道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吗? 63

9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75

10

十几年前，伊普赛兰蒂一个蠢女子给我写了一封信 85

11

注意，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93

12

我过去是一家名叫绅宝鳕角的汽车

经销公司的老板兼经理 103

安魂曲 111

跋记 117

译后记 123

我是家里的老幺。任何家庭的老幺总是爱开玩笑的，因为开玩笑是加入大人谈话的唯一办法。我姊大我五岁，我哥大我九岁，而我父母都很健谈。因此小时候，在晚餐桌上，我总是让所有人厌烦。他们不想听我那些幼稚又冒傻气的小孩子的破事。他们想谈正经事，一些发生在高中、大学或工作上的事。因此，我能加入谈话的唯一办法就是讲一些滑稽有趣的事情。我想最初，我一定是不小心讲了一句双关语或诸如此类的话，结果把他们的谈话给打断了。于是我发现，开玩笑是加入成人聊天的好办法。

我成长在大萧条时代，那时，这个国家有非常出色的喜剧。收音机里活跃着一堆绝对顶尖的喜剧家。我没刻意模仿，但确实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整个青少年时期，每天晚上我至少要听一个小时的喜剧，我对什么是玩笑，还有如何开玩笑，真是非常感兴趣。

搞笑时，我会尽量不去冒犯别人。我想，我开的玩笑大部分都谈不上低级。我想，我很少让别人受窘，也很少令别人痛

苦，唯一会让大家吃惊的是，我偶尔会用一两个脏字。有些事情是不能闹着玩的，比方说，把纳粹集中营改编成幽默故事或滑稽短剧，那是我无法想象的。我也不可能拿约翰·肯尼迪或马丁·路德·金的死开玩笑。不过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是需要避讳的，还有什么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就像伏尔泰所描写的，所有的人类浩劫都极其有趣。你知道，里斯本大地震^[1]就很好玩。

我目睹过德累斯顿（Dresden）的毁灭^[2]。我见过这座城市先前的模样，从空袭避难所出来以后，我又见识到了它被轰炸后的惨状，我的反应之一当然是笑。上帝知道，这是灵魂在寻找宽慰。

任何题材都可以当成笑料。我想，纳粹集中营的死难者也会发出一种阴森恐怖的笑。

幽默可说是对于恐惧的生理反应。弗洛伊德说过，幽默是面对挫折时的一种响应——几种回应之一。他说，当一条狗出不了门时，它会乱抓乱咬，开始刨地，做些没意义的动作，或是咆哮吼叫等等，它用这些反应来面对挫折、惊讶或恐惧。

大笑是由恐惧引起的。多年前，我做过一个滑稽电视节目。当时基本的编排原则是，每一集都要提到死亡，而且得用

[1] 里斯本大地震：1755年11月1日发生在葡萄牙里斯本的一场地震，死亡约7万人，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和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

[2] 德累斯顿的毁灭：又称“德累斯顿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和英国空军联合执行的针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城市工业、建筑大部被毁，伤亡惨重。

这个元素让观众笑得半死，却又搞不清我们是怎么让他们捧腹大笑的。

还有一种肤浅的笑。例如鲍勃·霍普 (Bob Hope)^[1] 就不是真正的幽默家，他只是个浅薄的喜剧演员，从不提起任何伤脑筋的事。对于劳莱与哈代^[2]，我也总是一笑置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真正的悲剧。这些人太讨人喜欢，以致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幸存，他们始终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很容易被扼杀。



即便是最单纯的玩笑，也是基于恐惧所唤起的些微刺痛，像这个问题：“鸟粪中白白的东西是什么？”刹那间，听众像是在课堂上被叫起来回答问题似的，很怕自己会说出什么蠢话。等他听到答案是“也是鸟粪”时，不禁大笑起来，想用笑声驱散那股习惯性的恐惧。事实上根本没人在测试他。

“为什么消防队员要佩戴红色背带？”以及“为什么他们要把乔治·华盛顿埋在一座小山丘旁？”诸如此类。

还有一种东西叫没有笑声的玩笑，这是千真万确的。弗洛伊德把它称作绞刑架上的幽默。现实生活中就有这种情形，那是一种完全绝望的状况，一点办法也没有。

德累斯顿大轰炸时，我们坐在地下室里，用手臂抱着头，

[1] 霍普 (1903—2003)：英国出生的美国喜剧、电影演员。

[2] 劳莱与哈代 (Laurel and Hardy)：美国好莱坞早期的一对电影喜剧演员拍档，以演蠢蛋著称。

免得被落下的天花板砸到。这时，一名士兵说道：“我很好奇，今天晚上那些穷人家都在干些什么。”那口气，就好像他是某个寒冷雨夜里住在豪华大宅中的公爵夫人似的。没有人笑，但我们都很高兴他说了这段话。至少我们还活着。他证明了这一点。

I WANTED ALL
THINGS TO SEEM TO
MAKE SOME SENSE,
SO WE COULD ALL BE
HAPPY, YES, INSTEAD
OF TENSE. AND I
MADE UP LIES, SO
THEY ALL FIT NICE,
AND I MADE THIS
SAD WORLD A
PARADISE.

Robert

我想让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合情合理，
这样，我们全都能得到幸福，
没错，我们就不用紧张了。
我编了谎话，
所以他们都很高兴，
于是我把这个悲惨的世界
变成了一座乐园。

你知道笨蛋是指什么吗？六十五年前，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的萧特里基（Shortridge）高中读书时，“笨蛋”是指龋着假牙、叼着烟卷，把出租车后座上的按钮咬掉的家伙。“畜生”则是指对着女孩子的自行车座垫死命嗅个不停家伙。

我认为，任何没有读过《枭溪桥事件》（Occurrence at Owl Greek Bridge）的人都是笨蛋，那是美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出自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1]之手。它可一点也没脱离政治。它是美国天才的完美典范，就像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的名曲《世故的女人》（Sophisticated Lady）^[2]，或是富兰克林发明的火炉（Franklin stove）^[3]。

[1] 比尔斯（1842—1914）：美国讽刺小说家，以撰写《魔鬼辞典》而著名。

[2] 艾灵顿公爵（1899—1974）：本名爱德华·艾灵顿，美国黑人爵士乐作曲家、演奏家，爵士乐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3] 富兰克林火炉：由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于1740年发明的烧柴火炉，形似壁炉，至今仍大量使用。

我认为没读过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的人都是笨蛋。再也不可能有另一本书, 可以把我们政治体制的力量和弱点谈得这么精辟。

想看看这本伟大的著作吗? 他说, 而且这是他在一百六十九年前说的, 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爱钱, 对钱有这么强烈的感情。没错吧?

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作家加缪, 他是 1957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他曾写道: “这世上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 那就是自杀。”

所以说, 文学是另一个笑料桶的来源。加缪死于交通事故。他的生卒年? 公元 1913 至 1960。

你发现了吗? 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写的都是无赖的故事, 《白鲸》《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永别了, 武器》《红字》《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伊利亚特》《奥德赛》《罪与罚》《圣经》以及《轻骑兵进击》(*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1]——无赖也是人类的一分子嘛。(有人这么说难道不是一种解脱吗?)

我认为, 进化有可能带我们下地狱。我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啊! 我们用交通工具狂欢了一个世纪, 严重伤害了这个维持我们生命的美妙星球, 在整个银河系中这可是唯一的一个。我们的政府正在领导一场反对毒品的战争, 不是吗? 让他们追逐石

[1] 英国 19 世纪杰出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1809—1892) 的一首诗作。

油去吧！去吹捧那致命的快感！你放一些这玩意儿在你的汽车里，就能把它开到时速一百英里，辗过邻居家的狗，把大气层撕成碎片。嘿！既然我们给贴上了“智人”的标签，为什么我们周遭的世界会这样一团乱？让我们打碎整个生物链吧。有人弄到原子弹了吗？现在有谁是没有一颗原子弹的？

但是，我不得不替人类辩护一句：不管历史上的哪朝哪代，包括伊甸园时代在内，大家都曾走到这步田地。而且，除了伊甸园时代之外，这些游戏早就进行到可以教人疯狂的程度，就算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打算这么疯。有些教人疯狂的游戏一直持续到今天，像是爱与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汽车和信用卡、高尔夫，还有女子篮球。



我是生在大湖区的美国人，大湖区的淡水居民属于大陆，不属于海洋。每次我在大海里游泳时，感觉都好像是在鸡汤里游泳。

和我一样，美国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也都是大湖区的淡水人。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到底做了些什么，他们用艺术、用口才、用组织技巧来提高美国工薪阶层——也就是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自重、尊严和政治敏锐度。

挣工资的人没社会地位、没受过高等教育、没财富，但他们可不是没脑子的，这点有事实为证：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两

位作家和演说家，都是自学成才的劳动者，他们谈的都是最深刻的一些主题。我指的当然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诗人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1]，以及出生在肯塔基，随后移往印第安纳，最后落脚于伊利诺伊的林肯。我可以说，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大陆人，是大湖区的淡水人。还有一个大湖区人也是杰出的演说家，他是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尤金·戴布兹（Eugene Victor Debs）^[2]，他以前是个火车消防队员，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Terra Haute）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我们的队伍万岁！

比起“基督教”，“社会主义”不再是个邪恶的字眼了。就像基督教并不等同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社会主义也不再用来特指斯大林和他的秘密警察，还有勒令教堂关闭。事实上，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一样，都致力于建立一个使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一律平等的社会，一个消除饥饿的社会。

顺便提一句，希特勒是个买一送一的廉价品。他给他的党取名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纳粹。很多人都以为希特勒的纳粹党徽是个异教符号，事实并非如此。那是一个工人基督徒的十字架，由斧头和工具所组成。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为这句话，让那些压迫宗教的行为取得了正当性，像是斯大林的关闭教堂。马克

[1] 桑德堡（1878—1967）：美国诗人，历史学家。著有诗作《芝加哥》（*Chicago Poems*）、《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人民，是的》（*The People, Yes*）。

[2] 戴布兹（1855—1926）：美国劳工领袖，社会党创始人，1900—1920年间五次出任社会党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曾因参与政治反抗活动，被判入狱十年。

思是在 1844 年说的这句话，那时候，鸦片和鸦片酊是唯一有效的止痛剂，人人都可以使用。马克思也吃过鸦片。他很感激鸦片带给他的短暂放松。他只是注意到这个事实：宗教也可以让那些处于经济或社会困境中的人得到宽慰，他完全没有谴责这项功能的意思。他的话只不过是漫不经心的老生常谈，并不是什么正式宣言。

顺道提一句，当马克思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甚至还没废除奴隶制度呢！如果把时间拉回当时，你觉得，在仁慈的上帝眼里，他会比较喜欢谁呢？是马克思，还是美利坚合众国？

斯大林很乐意把马克思的老生常谈当成政令，因为这句话似乎给了他们特许状，可以名正言顺地驱逐教士和僧侣，因为这些人可能会讲他们的坏话，或破坏他们的事业。

这句话也让我们国家的许多人有了借口，可以指责社会主义者是反宗教的，是反上帝的，因此是绝对令人憎恶的。

我从未见过桑德堡或戴布兹，但我希望能见到他们。在这些国宝面前，我一定会变得结结巴巴。

我认识他们那一辈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鲍尔斯·哈古德（Powers Hapgood），他是个典型的印第安纳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就是理想主义。哈古德和戴布兹一样，出身中产阶级，他认为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应该更公平。他想要一个更好的国家，就只是这样。

哈佛毕业以后，他去当矿工，激励他的工人弟兄组织起来，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1927 年时，他也领导了一群抗议者，反对马萨诸塞州处死无政府主义者萨柯

(Nicola Sacco) 和万泽蒂 (Bartolomeo Vanzetti) ^[1]。

哈古德家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拥有一家罐头食品厂，经营得很成功。后来哈古德继承了这家工厂，他把工厂转交给雇员，他们把工厂给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相逢。他已经成为产业工会联合会 (CIO) 的一个头头。当时，因为某次示威罢工的警戒线上发生了一些骚乱，他正为此在法庭上作证。法官放下了手中的所有事情，问他说：“哈古德先生，你站在这里，你是个哈佛毕业生。像你条件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选择过这种生活？”哈古德这样回答法官：“为什么？大人，因为‘登山宝训’^[2]。”

再说一次：我们的队伍万岁！



我来自一个艺术之家。而现在，我也以艺术谋生。这不是叛逆，我只是继承家族的衣钵，就像接过家族世代经营的埃索 (Esso) 加油站一样。我的祖先都是搞艺术的，我只是按照家族的传统惯例，靠艺术过活。

[1] 萨柯与万泽蒂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场延续了七年（1920—1927）的谋杀罪审判案件。被告萨柯和万泽蒂是意大利移民、无政府主义者，以谋杀罪被捕。他们的审判因充满种族歧视色彩，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抗议活动。被告最后被判处死刑。这起事件后来成为冯尼古特小说《囚犯》(Jailbird) 里的一个重要情节。

[2] “登山宝训”：《新约·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的通称，是耶稣向门徒宣讲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天国子民该有的道德准则，也称为“天国大宪章”。